

吹牛大王

小学生故事天地(四)
幽默故事



xiaoxuehenggushitundi

山西教育出版社
SHAN XI EDUCATION PRESS



小学生故事园地(四)

吹牛大王

——幽默笑话

编译 诸国忠 舒文 王锡成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11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晋阳光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.875 字数:49千字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11,700册

*

ISBN7—80587—495—7
G·489 定价:1.25元

内 容 简 介

《小学生故事园地》丛书是一套世界性的少儿故事读物。全套书精选了50多篇世界儿童文学大师的作品，题材包括了儿童文学的各个方面。那充满生活气息的童话和学校生活故事，包含哲理的寓言和幽默故事，还有富有冒险精神的传奇故事以及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故事，不仅能给孩子提供有益而有趣的精神食粮，而且还会开阔孩子的视野，开发孩子的智力。

这套书分7册出版。由上海外语学院张伊兴主编。参加编译的有：舒文、王锡成、诸国忠（《大象的孩子——寓言与动物故事》、《快乐王子——童话故事》、《吹牛大王——幽默故事》、《小人国——历险故事》）；芦亚萍、智恒荣（《点金术——传奇故事》）；冯慎宇（《幸运的孤儿——学校生活故事》）；胡哲（《海盗的黄金——文学名著故事》）。

目
录

疯茶会	(1)
粉刷围墙	(12)
瑞普·凡·温克尔	(20)
吹牛大王	(41)
白骑士	(47)
杰拉德拯救军队	(64)

疯茶会

〔英国〕路易斯·凯洛尔

在一幢房子前面的树底下放着一张桌子，有一只三月兔和一个帽匠在那里喝茶，一只睡鼠在他们中间，睡得很香。他们俩把睡鼠当作垫子，把肘子压在睡鼠身上，在他头顶上说话。这时一个名叫阿丽思的小女孩走了过来，她想：“这只睡鼠多么难受呀！不过他现在睡着了，我想他可能也觉不出什么。”

那张桌子倒挺大的，但他们三个却都挤在一个角上。他们看见阿丽思就大声叫道：“没地方啦！”阿丽思感到很生气，回敬道：“地方多着呢！”说着就在桌子边上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那只三月兔很客气地对阿丽思说：“请喝点酒吧。”

阿丽思朝桌子上看了看，除了茶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“我没有看到有酒呀。”

三月兔回答道：“本来就没有。”

阿丽思生气地说道：“没有酒就请人喝酒，这算什么

事吗？”

三月兔又说：“噢，没有请你坐你就坐下了，这又算什么规矩啊？”

“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。”阿丽思说，“桌子放在这里不能就只坐三个人呀！”

那帽匠说：“你的头发需要剪了。”他已好奇地看了阿丽思好久了，这是他的第一句话。

阿丽思厉声地说：“你应该懂得不该当面议论别人。这是很不礼貌的。”

帽匠听了此话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过他想说的是：“为什么一只渡鸦像一张书桌？”

“好啦，我们现在有玩的了。”阿丽思想，“我倒很高兴他们给我谜语猜猜。”她就对他们说：“我想这个问题我能猜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能回答这个问题？”三月兔说。

阿丽思回答道：“就是这个意思呀！”

“那么你就应该说你心里想的东西。”三月兔继续说。

阿丽思慌忙回答：“我是说我心里想的——至少——至少我想的就是我说的——你可知道这是一回事？”

“一点儿也不一样。”那帽匠说，“那我们不就可以说‘我吃的东西我都看见了’等于说‘我看见的东西我都吃了’吗？”

三月兔接着说：“那就不是可以说‘我的东西我都喜欢’等于说‘我喜欢的东西都是我的’了吗？”

那睡鼠好象说梦话似的：“那就不是可以说‘我睡觉的时候总是呼吸’等于说‘我呼吸的时候总是睡觉’了吗？”

帽匠说：“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”。

说到这里他们都不讲话了，静坐了一分钟。阿丽思就想了想渡鸦和书桌的事。



帽匠先打破了这宁静。他对阿丽思说：“今天几号？”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块表来，很急切地看着它，不时地摇动着还放在耳朵边听听。

阿丽思想了想说：“四号”

“错了两天。”帽匠叹息地说。他又生气地对三月兔说：“我告诉过你黄奶油不适合放到那机器里！”

“这是最好的奶油呀。”三月兔温顺地回答说。

“噢，我们一定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。”帽匠抱怨道，“你不该用切面包的刀来给机器上油。”

三月兔拿起表瞧了瞧，显得很忧伤。然后把表放在茶杯里浸了一浸，拿出来又看了看。三月兔再也想不出别的话，只好又说：“这就是最好的奶油。”

阿丽思好奇地瞧着，“这个表多好玩呀！”她说，“上头能看出是几号，可是看不出是几点钟。”

“为什么一定要有几点呢？”帽匠嘀咕着，“你的表会告诉你哪一年吗？”

阿丽思立即答道：“当然不会。这是因为它在同一年里要呆很长时间的缘故。”

“就跟我的情形一样。”帽匠说。

阿丽思对这句话很不理解，她觉得帽匠讲的那句话一点意思也没有。阿丽思很客气地说：“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睡鼠又睡着了。”帽匠说着在睡鼠的鼻子上倒了点热茶。

睡鼠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当然是，当然是，我自己刚才本来也要这样说的。”

“你的谜语猜出来了？”帽匠转身问阿丽思。

“没有，我不会猜！”阿丽思回答，“答案是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帽匠说。

三月兔说：“我也是这样。”

阿丽思觉得有点烦了。她说：“这样猜没有答案的谜语是很浪费时间的。倒不如做点别的事。”

“你要是像我一样熟悉时间，你就不会说浪费了。”帽匠说。

阿丽思说：“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当然你不懂。”帽匠很骄傲地把头摇了摇，“我敢说你跟时间连话都没说过。”

阿丽思谨慎地回答，“也许没有，但我知道我学音乐的时候是要拍时间的。”

帽匠说：“哦，那才是时间的作用。你拍他，他还愿意服你？你要是对他好的一点，你要他怎么样，他就怎么样。例如到了早晨九点钟，该是上学的时候，你只要悄悄地跟时间讲一下你想吃饭，‘的嗒’一声，指针转到一点半，开饭的时间就到了。”

“我只想现在就是吃饭的时间。”三月兔轻声地对自己说。

阿丽思想了想说：“好倒是好，那样我就不会挨饿了。”

“也许起先会不饿。”帽匠说，“你可以在一点半时等着，你要等多久就能等多久。”

“你自己就是用这个方法吗！”阿丽思问。

帽匠悲伤地摇摇头说：“我可不，我去年跟三月兔的时间吵过嘴。”说着拿起他的茶杯指着三月兔。“那是在一次心牌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他们叫我唱：

汀格儿，汀格儿，小蝙蝠，
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！
也许你知道这首歌。”



阿丽思说：“我听着有点熟。”

“下面几句是这样的。”帽匠接着唱道：

“飞得那么高，
空中像个小茶盘，

汀格儿，汀格儿——”

唱到这里，在他身下的睡鼠把身子抖了一下，在睡梦中开始唱：“汀格儿，汀格儿，汀格儿——”。帽匠和三月兔不得不拧了他一下，睡鼠这才住口，

“我刚唱完第一首，”帽匠又说，“那心牌皇后就大叫着，‘他把时间糟蹋掉了，给我砍掉他的头！’”

阿丽思喊道：“这也太野蛮了！”

“从那时候起，”帽匠又悲伤地说，“无论我请时间做什么，她都不肯，所以现在的时间总是六点钟。”

阿丽思听了这话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她就问：“这是不是桌上摆了这么多茶具的缘故呢？”

帽匠感叹地说：“唉，就是这原因。因为老是喝茶的时间，所以总是没空洗这些东西。”

“你们总是转着移动位子，是不是？”阿丽思问。

帽匠说：“一点也不错，一个位子上的茶点用完了再移到另一个位子上。”

“那转完了怎么办呢？”阿丽思接着又问。

三月兔打了个哈欠插嘴说：“咱们换点别的讲讲吧，这个我已经听厌了。我提议请这位小姐给我们讲个故事吧。”

阿丽思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怕我没有故事可讲。”

“那睡鼠非讲不可了，”帽匠和三月兔说，“醒醒！懒睡鼠！”他们同时在两边拧着睡鼠。

睡鼠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粗着嗓子说：“我根本没睡

着，你们讲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”

三月兔说：“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听。”

阿丽思也求着说：“是啊，讲一个嘛！”

帽匠又加了一句：“要快一点讲，不然还没讲完，又睡着了。”

睡鼠开始讲了。

“从前有姊妹三人，她们的名字分别叫爱尔希、拉希和希里。她们住在一口井的底下——”

“她们吃什么呢？”阿丽思总是问有关吃喝方面的问题。

睡鼠想了一会儿答道：“她们吃糖浆。”

“那她们怎么能活呢？”阿丽思细声细语地说，“她们一定会生病的。”

睡鼠说：“是啊，她们原来就病得很厉害。”

阿丽思在心里想，这样的生活不知道是怎么过得呢？她继续问：“那么她们为什么住在井底下呢？”

三月兔诚恳地对阿丽思说：“再多喝点茶吧。”

阿丽思一听就火了，“我一点都还没喝过呢，怎么说让我再多喝点呢？”

帽匠说：“三月兔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少喝。要喝得比‘没有’多是很容易的。”

阿丽思说：“谁也没有请你解释。”

帽匠得意地说：“现在是谁在别人面前讲别人的不是呢？”

阿丽思不知该讲什么了，所以就喝了点茶，吃了点面包，又转过头问睡鼠：“她们姊妹三人为什么住在井底下呢？”

睡鼠想了半天说：“那是一口糖浆井。”

“天下哪有这样的井？”阿丽思说着生起气来了，帽匠和三月兔只是“嘘嘘”的起哄了两声。睡鼠撇着嘴说：“要是你们这样没礼貌，那么你们自己把这个故事讲完吧。”

阿丽思央求着睡鼠：“不，不，请你讲下去，我再也不打断你了，顶多再一次。”

睡鼠气得说，“还有一次！”不过他仍然接着往下讲：

“这姊妹三人学会了吸——”

“他们吸什么？”阿丽思又忘了刚才她许下的诺言。

睡鼠这次脱口而出：“吸糖浆。”

帽匠又插嘴了，“我要一个干净的杯子，咱们再向前移个位子吧。”

说着帽匠就移到了前面一张椅子上，睡鼠就跟着他移，三月兔移到了睡鼠的位子上，阿丽思很不愿意地移到了三月兔的位子上。这次移位只有帽匠得到了一点好处，阿丽思的地方还不如刚才的，因为刚才三月兔把一个牛奶瓶打倒在盘子里了。

阿丽思不愿意得罪睡鼠，所以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我不明白。这姊妹三人吸的糖浆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帽匠说：“水井里既然有水，那么糖浆井里自然就有

糖浆。哼，真笨！”

阿丽思故意装作没听见似的，又问睡鼠：“但是她们自己在井里头啊。”

睡鼠回答说：“她们确实在里面。”

可怜阿丽思越来越觉得糊涂了。她没敢打断睡鼠的话，让他继续讲了下去。

“她们在那里学吸——”睡鼠也越说越想睡，一边打哈欠，一边揉眼睛，“她们吸许多东西——只要是以‘M’字母开头的东西。”

阿丽思又问：“为什么要‘M’字母开头的东西呢？”

三月兔说：“为什么不要？”

阿丽思没有说话。

睡鼠这时已闭上了眼睛又快要睡着了。帽匠一拧，睡鼠尖叫一声又醒了过来，接着他又讲：“只要是‘M’字母开头的，例如猫啊梦啊等等。对了，还有满满——你不是经常说‘满满’吗，你曾见过像‘满满’那样的东西吗？”

阿丽思被搞得越发糊涂了，“老实说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——”

帽匠插嘴说：“那你就不该说话！”

这一粗暴的举动，使阿丽思简直受不了，她气乎乎地站起来就走。睡鼠此时已睡着了，帽匠和三月兔谁也没理阿丽思，倒是阿丽思还回头望了一两次，她还希望他们叫她回去。当她又回头望的时候，只看见帽匠和三



月兔正在把睡鼠往茶壶里装呢!

阿丽思走在路上,对自己说:“无论如何,那个地方我是再也不会去了,我生来从没看到过这样无聊的茶会。”

粉 刷 围 墙

〔美国〕马克·吐温

这是星期六的早晨。夏日的世界显得那样的光辉灿烂、生气勃勃，颗颗心儿在欢唱，张张脸儿在欢笑，树木苍翠，鲜花盛开，到处都充满着活力。

这天汤姆提着一桶石灰浆和一把长柄刷子，出现在人行道上。他仔细地看了一下围墙，高兴劲儿立刻消失了，心中充满了忧郁，围墙有三十码长，九英尺高。他好象觉得人生毫无价值，活着是个负担。他叹了口气，把刷子在石灰桶里蘸了一下，沿着围墙最顶端刷了一次，接着又重刷了一遍。他把已经刷好的那一段和没刷过的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围墙比了一下，没精打采地在一只破木箱上坐下来。

这时吉姆从大门里蹦蹦跳跳地跑出来，手里提着一只铁皮水桶，嘴里还唱着歌。以前，在汤姆的眼里，到镇上的公用汲水站去提水是一件最讨厌的活了，可是现在好象不是这样了。他记得，汲水站上有许多小伙伴，

各种各样的小孩子们常常待在那里，等着轮到自已打水。他们在那儿交换玩具，争吵打闹，还东跑西窜。汤姆还记得，离汲水站尽管只不过一百五十码远，可是吉姆提回一桶水却要用一个多小时。即使是在这种时候，还总得有人看着他才行。

“喂，吉姆，”汤姆说，“要是你愿意来刷一会儿，我去帮你提水。”

吉姆摇了摇头，“不行啊，汤姆少爷。太太告诉过我，不许跟别人呆在外面闲逛。”

“嗨，她总是那么唠唠叨叨。吉姆，把水桶给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她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哎哟，这可不行啊，汤姆少爷，她会把我的脑袋给拧下来的，她真的会那么干的！”

“她是从来不打人的，她只会轻轻地给他们那么一巴掌。谁在乎那个啊！再说，她说她的，我们做我们的。吉姆，我给你一粒白色的石头弹子。”

吉姆开始犹豫不决了。这对他来说吸引力太大了。他放下水桶，接过石头弹子。可是一转眼，他又提着水桶逃跑了。因为他看到波莉阿姨手里拿着一只拖鞋，得意洋洋地走回家去。汤姆也起劲地刷起了围墙。

汤姆的劲头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他一想起他预先为今天安排好的愉快活动，心里就更加悲伤。一会儿，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们就会从这里匆匆而过，去做各种各样愉快欢乐的游戏，他们会嘲笑他只能干这种苦差事。正